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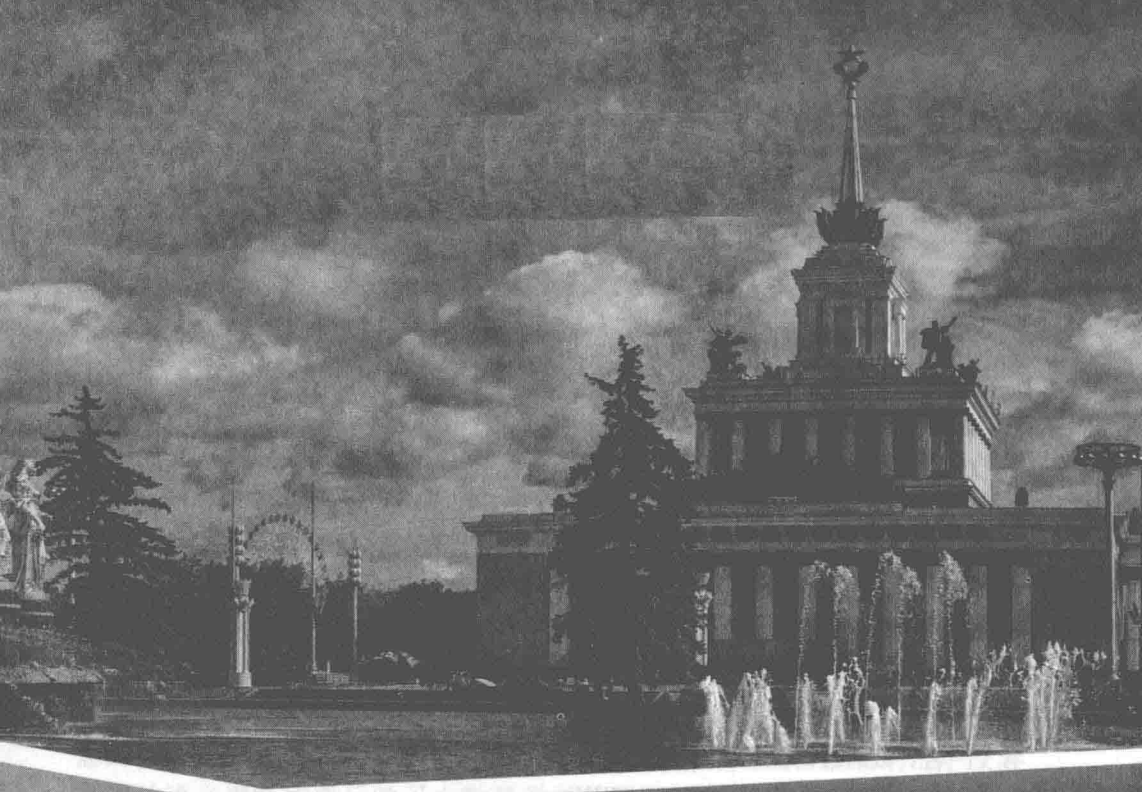


俄语数词认知研究

EYU SHUCI RENZHI YANJIU

邵楠希◎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俄语数词认知研究

EYU SHUCI RENZHI YANJIU

邵楠希◎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语数词认知研究 / 邵楠希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77-9748-2

I . ①俄… II . ①邵… III . ①俄语 - 数量词 - 研究
IV . ① H3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3033 号

书 名 俄语数词认知研究
EYU SHUCI RENZHI YANJIU
作 者 邵楠希 著
策划编辑 王 洋
责任编辑 王 洋
责任校对 王 洋
装帧设计 王 伟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 501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7-9748-2
定 价 46.00 元



前言

数词作为俄语中的一个重要词类，历来具有表数和表意的双重功能，但由于使用阿拉伯数字简便易行，从18世纪起在俄语表数时广泛采用阿拉伯数字。198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统一规范书写的国际简写法，俄语中表数功能的载体更加倾向于阿拉伯数字这一国际表达方式，而使得俄语数词的表数功能日趋淡化，而表意功能则日益凸显出来。然而国内从事俄语数词认知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该领域或许缺乏学术上的热点效应而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笔者在长期的俄语教学实践中感到，对这一被忽视的学术领域有必要去“解疑释惑，拾遗补阙”。

俄语数词语义范畴有着丰富的语言表现形式，它的形成来源于数量观念的概念化，由此而生成了与其相适应的词法手段、句法手段和词汇手段。数词的语义表征主要反映了由数量意义的联想而生成的物性意义。数词本身的词典意义反映在具体的数量意义中，它通过数词的构词表征，体现了数词数的载体，即数词表示数目、顺序和数量单位，并具有具体性、精确性的特点。而数词的语义表征形成于认知的多维形象感觉，它表达了数词的语义辞格所指向的内容，即通过认知的语言化而生成的物性特征，突出了数词指代事物的属性，反映了数词概括的、抽象性的特点。

数词的构词表征源于数量思维表达的意象图式，数词的语义表征则通过与数相关的形象联想，组成了数词进入语言世界图景的总体建构——俄语数词观念域。数词观念域是数词在语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知的有序总和，每个词条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它们相互支撑构成网络系统，语义之间既有纵向的上下从属关系又有横向的互为因果关系，是一种综合语义范畴的数词语义场。它涵盖了数字语言的各个层面，是数词词法、句法语义的类聚。在俄语数词的语义场中，既有长与短、远与近、深与浅、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等空间方位的隐喻关系；也有神圣与邪恶、圆满与孤独、光明与黑暗、吉祥与不幸等结构隐喻关系；还有聪明与愚蠢、勤劳与懒惰、富有与贫穷、慷慨与吝啬等人的本体隐喻关系。这些语言成素被融合在数词成语、谚语和俗语之中，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语义指向。通过对其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并掌握数词通过泛指大数量、缩指小数量、虚指不定数量等特有的应用行为方式所生成的丰富多彩的数字语言。

目 录

第 1 章 数量观念与俄语数词的形成路径	1
1.1 概述	1
1.2 俄语的数量观念先于数词而形成	2
1.3 俄语数词的观念来源于其物性意义——名词和形容词	4
1.4 外来观念形成进位制的更替	6
1.5 民族的 КОНЦЕПТ 形成数词的多维认知	7
1.6 小结	12
第 2 章 俄语数词范畴的界定与成因	14
2.1 概述	14
2.2 俄语数词范畴的构成	15
2.3 俄语数词的成因分析	21
2.4 数词范畴的功能语义场	27
2.5 小结	29
第 3 章 数词固定用语的认知分析	31
3.1 概述	31
3.2 数词固定用语的来源探究	32
3.3 数词固定用语的范畴分析	34
3.4 数词固定用语的组合结构	36
3.5 数词固定用语的修辞功能	38
3.6 数词固定用语的语用特征	39
3.7 数词固定语用的隐喻性	40
3.8 数词固定用语的评价意义	42
3.9 数词固定用语的逻辑性	43
3.10 数词固定用语的民族特征	44
3.11 小结	45

第4章 数词“ОДИН”的认知研究	47
4.1 概述	47
4.2 “один”在历史起源上的物性特点	47
4.3 “один”在词类归属上的延伸性特点	49
4.4 “один”在词语短句中的对比性特点	52
4.5 “один”在语义构成中的多义性特点	54
4.6 俄汉数词/字“один/一”的对比分析	57
4.7 小结	58
第5章 数词“ДВА”的社会文化内涵	60
5.1 概述	60
5.2 数词“два”的民族文化象征	60
5.3 数词“два”空间范畴的语义场	64
5.4 数词“два”的相反性分析	69
5.5 数词“два”的排他性分析	70
5.6 数词“два”的分立与联系	71
5.7 数词“два”的多义性	73
5.8 “два”在性、数、格上的应用形式	75
5.9 俄汉数词/字“два/二”文化内涵的对比分析	76
5.10 小结	77
第6章 “СЕМЬ”的灵物崇拜与修辞功能	79
6.1 概述	79
6.2 数词“семь”的起源与宗教信仰里的灵物崇拜	80
6.3 数词“семь”的幸运特征与修辞功能	83
6.4 灵物崇拜导致语义辞格上的多义性	86
6.5 小结	88
第7章 俄语数词的应用行为方式	90
7.1 概述	90
7.2 俄语数词宗教化的应用行为方式	91
7.3 数量隐喻事物特征的应用行为方式	95
7.4 数词在词类定位上的多重性行为特点	98
7.5 数词在语法运用上的生成性机制	99
7.6 俄语数词在句法结构上的创设性	102

7.7 俄语数词对比、夸张和强化的应用特点	103
7.8 小结	106
第 8 章 集合数词的语用特点分析	107
8.1 概述	107
8.2 集合数词的应用模式	108
8.3 集合数词的语义分析	112
8.4 集合数词在语义辞格上的外延性	118
8.5 小结	122
第 9 章 数词翻译中的思维转换	123
9.1 概述	123
9.2 俄汉计数系统的成因	123
9.3 俄汉思维能力的差异	124
9.4 进位制中的思维转换	125
9.5 具体数量的翻译	127
9.6 抽象数量的翻译	129
9.7 倍数与百分数的增减	131
9.8 翻译笔记中的功能对等	133
9.9 小结	135
第 10 章 俄汉数词 / 字的对比研究	137
10.1 概述	137
10.2 俄汉数词 / 字形式结构的对比	138
10.3 俄汉数词 / 字语义内涵的对比	141
10.4 俄汉数词 / 字的隐喻机制对比	145
10.5 小结	150
参考文献	152
后记	158

第1章 数量观念与俄语数词的形成路径

1.1 概述

俄语数词是一个具有斯拉夫民族特点的语言单位和数量表达方式,它产生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土壤,依托 концепт (观念)对抽象数目的诠释而获得词类定位。数词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的观念息息相关,观念不仅定位了具体数量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数量关系的逻辑思维,还建构了数量概括性的多维认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上去看,在俄语数词形成的曲折过程中,数量观念与数词是相互作用的,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找到了探寻俄语数词形成路径的钥匙。

Концепт 本身充满着辩证的思维,是当今俄罗斯所聚焦的一个研究领域,“该术语在语言学界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进入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语言文化学的概念机制。”^[1]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Красных В.В 所撰写的文化语言学专著《Этнопсихол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和俄罗斯功勋科学家,沃罗涅日大学教授 Попова З. Д. 所撰写的认知语言学专著《Когни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等都对 концепт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但都把 концепт 定义为“概括的思维单位”和“多维的形象感觉”这两个不同的界面。这些研究聚焦于观念的概念、本质、意义以及它同语言的关系,对观念的宏观理论层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构建,而语言学家 Лихачёв Д. С. 在其所撰写的《Концептосфер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则对观念与修辞、语用等具体领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论证。这些学术思想对分析 концепт 对俄语数词的形成、语义变化及发展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词作为一个最年轻的俄语词类,既反映了它比较同质同属性事物等级符号的意义,也诠释了数词特殊的语义表征。而“观念是某一词汇单位名称的思维形象”^[2],虽然它建构了数词的基本认知范式,并使其具有了完整的词典意义,但是观念能否使数词这个被确认为“已经定型的封闭系统”

[1] 刘佐艳. 关于 Концепт[J]. 中国俄语教学, 2014(2): 12.

[2] 杨秀杰.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范畴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66.

有所创新和发展,能否突破数词词汇数量既定范围的桎梏,这是一个有待研究探索的问题。

本书从二者关系的研究中梳理归纳了数词的形成路径:1. 俄语的数量观念先于数词而形成;2. 俄语数词的观念来源于其物性意义;3. 外来的观念形成进位制的更替;4. 民族的观念给数词以多维认知;并据此管窥了数词建构会随着观念的更新而有所发展的前景。

1.2 俄语的数量观念先于数词而形成

就像摇篮里的婴儿开始识数一样,俄语数字文化的起源依托于数量观念的萌芽。“古斯拉夫人最初没有抽象的数量概念,数被看作是某一具体事物的属性,还不能脱离这一客观对象而作为独立的概念。”^[1]古俄语在形成中的数词往往被应用于从一系列和它相同属性的物体中区分出某些个体,例如俄语数词“один”,是被应用于表述“一”和“很多”的区别,而不是直接用于表示数量“一”。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语文学家В.Н.Топоров的研究,在古代文本里面很少遇到这个词,而如果“один”被使用的话,那么它在观念上被认为是对象整体的完整性,其不可分割性的意义多于数量“一”的意义。词源上的解释是,单词“один”的形成是把古俄语词干“ед”,意思是“именно”,“только”(就是、只有),和“ин”,意思是“некоторый”,“какой-то”(一种、某个)相结合组成的。其中“ед”是一个带有清晰的语气词和副词成分的词干,而“ин”却是含有数量义子的构词部分,通过二者组合实现了其数量义子的增加,这就为“один”在观念上向着数词转义埋下了伏笔。

俄语数词 два 的形成要早于数词 один,它直接来源于手指计数(пальцевой счёт)。“два 来源于古印度的梵语(санскритский язык)— dva,表示用手指计数两个。”^[2]在古斯拉夫语的观念上,最初它用于表示二者之间基本分立的特征,所以俄罗斯著名学者,民俗学家 Г.Л. Пермяков 对其原始含义的评价是,“два”既像是“物品”,又像是“特性”^[3]。对此

[1] 姚小平. 从古俄语数词看古斯拉夫人的数量概念[J]. 外语学刊, 1984(2): 60.

[2] 武晓霞, 李岩. 俄汉数词 ДВА/二的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12(3): 37.

[3] Пермяков Г. Л. Основы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паремииологии[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фольклору и мифологии Востока[С]. М.: Наука, 1988, с.189.

Топоров 院士给出的解释说：“在原则上，基本的分立作为数词 два 的主要语义。而作为计算两个单位之和的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若隐若现的。”^[1]

至于二以上的数目，起初被古罗斯人统称为“много”（很多）。俄语数词的形成与“很多”这个数量观念息息相关，许多数词在表达自身所体现数量的同时，往往也体现着“很多”的含义，这从许多俄罗斯古代的谚语和俗语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些固定用语中，一类是以某个数词与数词“один”相对比为基础的，而与其相对比的所有数词都体现了“很多”的意思。例如：Над одним капралом семь генералов.（七个将军指挥一个士兵）其中数词“семь”指代的语义是“很多”，而不能理解为七个。另外一类虽然没有对比关系，但在语句中所体现的也并非具体数量而是“很多”这个抽象的数量概念。例如：Сладок мёд, да не две ложки в рот.（蜂蜜虽甜，但是不要往嘴里放两勺）所谓不能吃两勺，意思是不要吃得太多。

大数量的观念往往是直接通过视觉形象联想而形成的，例如人们意识到名词“тьма”（黑暗、黑压压）中隐含着“众多数量”的抽象意义，就用做数词来表示当时最大的数目（一万），并把它作为用文字能够诠释的数目极限，即最大的数。这是数的启蒙时期观念对某些名词进行数词化的一种尝试。虽然对数词的认知尚处于萌芽的状态，但毕竟人的思维逐渐生成了对某种单纯的、抽象的数量的观念，并试图通过词汇去表达它。这一点现在看来不可小觑，因为它尝试了对具体事物代表数量的原始方法进行否定，用“最大的数”开启了数词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河，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使数量概念的表达方式获得第一次飞跃。

数词的形成来源于数量观念的概念化，数量观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人们在自然界长期生存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化的生产和生活客观上需要数量的概念，因为这是进行所有计算的基础。计算的本质及发展与数的思维相关联，计算是两个部分的比较，也是对标的物品数量变换过程的认知。恩格斯指出：“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而 концепт 就是一种“知识经验的信息结构术语……它以某种知识‘量子’的形式反映经验和知识的内容。”^[2]这就是说，作为理性经验凝结的观念恰恰就是恩格斯所

[1] Топоров В. Н. О числовых моделях в архаичных текстах[A].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 [С]. М.: Наука, 1980, с.20.

[2]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терминов[Z]. М.: Филол. Ф-т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1996. с.90.

指出的那种“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在当时没有 *концепт* 这样的词汇去表达。由此可见，观念对数词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无端的臆测，因为它遵循了语言进化的规律，符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1.3 俄语数词的观念来源于其物性意义——名词和形容词

1.3.1 数词词类定位形成较晚的原因

俄语虽然很早就出现了表示数量的观念，但是数量概念意识转化为数量表达形式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数词作为独立词类是在很晚才形成的，在其物性观念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数量观念的语言化最终选择了词类转换的路径。例如：*одинъ, два, три, четыре* 最初属于形容词，具有与连用的名词相一致的形式：*одинъ* (阳性)，*одна* (阴性)，*одно* (中性)，*два* (阳、中性)，*дв(е)* (阴性) 等。而现代俄语数词的 *пять, десять, сорок, сто* 等则均来自于名词。

俄语曾直接用名词表示数量，一些古俄语文本中单独数目的名称起源于物品的名称，比如数词“*сорок*”起源于能够放置一定数目(40张)兽皮的口袋，这是数量观念的萌芽阶段，在意识上“还是未完型的、不稳定的模糊联想的凝结物”。^[1] 通过“口袋”与数量两种思维的变化，人的观念正在从表述具体事物向表示抽象数量的概括性思维转变。

据有关资料记载，居住在古代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上的塔玛尼克人就用手指计数，用一个手指表示1，两个手指表示2，整个手表示5，从中可见俄语数词 *пять* 在古俄语中归属于名词的端倪。因为 *пять* 这个数词是由名词 *пять* (手掌) 变异而来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人的思维，除了民族的 *концепт*，没有什么能够完成这个转变的过程。

俄语数词之所以迟迟未能够确立独立的词类地位，一是因为它是由其他词类变异而产生的，正如左少兴教授所指出的，“从来源上说，所有数词(甚至包括集合数词)或者来自形容词，或者来自名词”^[2]；二是因为数量观念的形成要晚于物性观念，对此语言学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给出的解释是：

[1] 杨秀杰.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范畴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66.

[2] 左少兴.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

“直到出现计量单位的概念为止，不会有关于数量思维的语言”^[1]。在俄语数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观念作为其词类变异的媒介，对数词的词类建构和语义的指向性起着关键作用。

依据近年来俄罗斯语言学界对 концепт 的研究分析，观念的生成及语言化的过程，既反映了人的思维编码中相对有序的内部结构和思维定式，也形成了语言目标中派生的语用意义和语旨行为。观念来源于具体的物性感知，它存在于意识之中并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这一点也在俄语数词的形成路径中得到了佐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数量的意义尚未从其他词类中分离出来，所以还没有形成单独表示数或数量的词类概念。然而，当思维观念渐渐地把数目从物品中抽象出来，那么就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数词构建的过程，对此俄罗斯语言学家 В.И.Супрун 形象地解释说：“那些表示数量的单词，停止表示物品的意义，成了纯粹表示数量意义的符号。”^[2]

1.3.2 教会斯拉夫语对俄语数词的传承

所有俄语数词大都经历了由形容词或名词到数词的转变过程，这是俄语及其他斯拉夫语特有的数字文化，也是“打着民族信仰标记”的数量表达方式。因为它诞生于教会斯拉夫语的襁褓里，萌芽在具有民族宗教信仰凝结的世界图景中，其特点是起源于为传播福音而创建的基里尔字母。教会文化的传承使数字与字母一样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例如在古斯拉夫的宗教传统中，“два”被看作是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的对立，而传教士也曾把圣经中的词汇“семь”看成是一种幸运的象征，并用它作为测量时间的元素，从而把一个月按照月亮的四分之一、一半、满月和新月来划分，意思是七天一个周期，用“семь”标志日月更替完整统一的过程，就是说“семь”在观念上体现的是完美的意思。当人的观念把其中的数量思维单位抽象出来，从而完成了“семь”由形容词转化为数词的转换过程，这或许就是“семь”这个数词的由来。而所有数词的转变均有自己独特的原因，但都是从用于修饰或者表物的形式中逐渐转化而来的。

[1]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И. А.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языковом мышлении[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М].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Т.2, с.311.

[2] Супрун А. Е. Славянски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х как особой части речи [М]. Минск: 1969.

即便现在数词已具备完全的词典意义,但却依然摆脱不了名词和形容词的应用痕迹。例如“тысяча, миллион, миллиард”被《俄语语法》(1980年)称为是“具有数目意义的名词”。在许多固定用语中,数词或者在表达“很多的”“很少的”“所有的”等形容词的语义,也或者在表示概括的思维单位而非具体的数量元素。随着观念的不断更新,俄语数词不仅承担着具体数目的载体,也承担着抽象语义的载体,还传承着宗教信仰的基因。数词依托于观念的转型而确立了独立的词类,形容词和名词的基因也赋予了数词生动绚丽的修辞色彩。

1.4 外来观念形成进位制的更替

当古斯拉夫人形成抽象的数量概念以后,数量进位制的问题自然就产生了,但探索进位制问题的观念却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模糊不清的数量进位制形式上:“开始时,古斯拉夫人的进位制不甚统一,几种进位制并存。曾一度使用过‘五进位制’,例如:‘семь пять шапок серебра’($7 \times 5 = 35$ 顶帽子的银币)。”^[1]进位制的形成路径同样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在一部描写十五世纪往事的文学作品中,就记载着“九进位制”的形式,例如,“《А осыпалу быти миса золотная, а на мису первое положить хмелю, на три угла, в трех местах, да тридевять соболей в три места, да тридевять платков золотных, камчатных и атласных, мерных, в один цвет, да тридевять пенязей, д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енязь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белый, а с другой позолочен...》”^[2](金钵里放满物品,首先放入啤酒花球果,分别置于三个角上,然后再放入 27 张紫貂皮和 27 条同一颜色尺寸的缎面金丝花纹手帕,再放入 27 枚一面银白色另一面镀金的银币……),其中 тридевять 一词,是由表示特定宗教含义的数字 3 和 9 的 три 和 девять 构成的。由于当时进位制没有在观念上彻底厘清,以至于连 90 (девяносто) 也像 5 和 9 一样被当作了进位单位,例如:“отъ Новгорода до Пскова два 90 версть.”(从诺夫哥罗德到普斯科夫有“两个 90”即 180 俄里)。这种多种进位制并存的状况,是俄语数词形成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也印证了没有明确的数量进位制的观念,就没有清晰的数量进位制表现形式。

[1] 姚小平. 从古俄语数词看古斯拉夫人的数量概念[J]. 外语学刊, 1984(2): 60.

[2] Полевой Н. А. Клятва при гробе Господнем[M]. Москва, 1832.

早在公元12世纪,最古老的东斯拉夫书面语中就出现了来自希腊和古罗马十进位制的记载,虽然与外来计数观念的融合经历了长期而坎坷的转变过程,但最终形成了俄罗斯第一个具有词典意义的进位制,从此以后俄语的计算程序逐渐向十进制转换。当十进位普遍被采用的时候,九进位还存有零星的形式,例如16世纪的《Домострой》(《治家格言》)里还有这样的记载:“изготовлять 3 девять сноповъ ржаныхъ.”(贵族结婚时要准备二十七捆黑麦。)随着计数观念的进步,数词“десять”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终于一跃而成为古俄语中第一个完全表示抽象数量概念的数词,并且可以构成古俄语从11至100的所有数目,它的数量意义在于逻辑的计数能力,而词典意义在于进位制的观念。

Тысяча是固有的斯拉夫语,17世纪从西欧语言中引进million(миллион,百万)和milliard(миллиард,十亿)以后,俄罗斯的数量观念受益于外来的数量表达手段的启发,在тысяча的基础上进行数量认知的范畴化,那么1000个1000就是миллион(一百万),1000个一百万就是миллиард(十亿),由此形成了计数系统划时代的变革,俄语的计算方式逐渐变为千进制制,计数能力获得重大突破。

这一变革使得俄国学者В.Ф. Андреев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把тысяча称之为“真正的数词”,因为тысяча里面蕴含着俄罗斯在数量概念形成过程中独特的观念。正如左少兴所指出的:“тысяча这个复合词起源于tysentja,它由ty-和sent组合而成,ty-(ты-)来源于远古的斯拉夫语动词тыти,意为жиреть,意思是‘发胖’,sent意为‘百’”^[1],二者的组合构成了“发胖的100”——тысяча。在引进外来数词миллион(百万)和миллиард(十亿)的同时,正是这个“发胖的100”彻底完成了外来观念与民族концепт的融合,担负起了俄语数词进位基数的历史使命。

1.5 民族的 концепт 形成数词的多维认知

1.5.1 数词形成路径的三段式

数词的词典意义反映在概括的思维单位中,它通过数词的构词表征,突出了数词的数目形式,即数词表示数目、顺序和数量单位,具有具体的、

[1] 左少兴.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32.

精确性的特点。而认知的多维形象感觉引申出了数词的语义表征,它突出了数词指代的内容,通过认识的语言化生成机制和交际者的联想,体现了数词的象征意义,即数词指代事物的属性,这使数词同时又具有概括的、抽象性的特点。

数词通过视觉形象的联想,从具体的数量中抽象出其指代的语义,通过认识的语言化生成系统,把数的属性转换为其所隐喻的认知。例如:Для милого дружка семь верст не околица。(为了看望好朋友,千里迢迢不嫌远。)在这个数词固定用语中,“семь”的派生语义不仅可以表达距离的远近,而且还渗透着感性的义子,“семь верст”的含义是遥远的里程而非具体的数目,并在“千里迢迢”中生成了友谊和情感。

由具体数量到抽象概念的逻辑是基于数词观念的形成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其对数词的认知同样包括本源性的基础经验片段和派生性的多维形象感觉两个部分。前者是观念对数词词典意义的思维凝结,是数词概念的基础;后者是思维运作单位通过多维形象感觉而形成的典型经验片段,是由确定性的认知变异为抽象性认知的范畴化,它反映了对数词的引申意义和语境意义,并由此产生俄语数词夸张、借代、对偶、比喻等修辞功用。数词一旦从单纯的数目中抽象出来而被赋予语用色彩,就会形成对目标事物进行数量上的虚化,程度上的描写或时空上的隐喻。

上述分析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解释,数词的形成路径经历了具体事物—抽象数量—引申事物的三段式。在第一阶段用特定的物品表示数量,是对物性中数量元素的肯定;当数目从特定的物品中抽象出来时,就形成了对其原有物性意义的否定;第三阶段是数词形成以后其语义表征的外延。数词的发展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数量意义和派生意义的矛盾双方扬弃了各自的片面性并达成了辩证的统一,这是俄语数词形成曲折而有规律的路径。从物体中直接概括出事物的数量,它属于知性的层次,具有直观性的特点,是直接认识活动的结果。而由数量概念引申到派生语义,是对数词意义的反映,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属于理性的层次,是人的多维形象感觉的产物,需要借助于 концепт 这一思维系统去理解。

著名哲学家,语用学的创始人之一 Дж. Остин 认为:“我们获得明确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借助于语言的帮助。在我们组成语旨行为完整的分类之前,我们无法去理解单独的语言范例,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1]也就是说观念的形成与语言词汇是相互作用的,当数词在不

[1] Остин Дж. Л. Слово как действие[А].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С]. М.: Выпуск XVII. Теория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1986, с.128.

同语境中表现出绚丽多彩的语言图景时,语义的丰富变化给观念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生成平台。

观念以概念化的数词范畴为基础,再用系统的方法对其进行梳理,最终通过分析数词语用性规律而归纳概括出数词的观念域。这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每一个数词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有不同的语义,如果置于观念域的界面去认知,那么所有的数词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能产性,它不仅适用于表达某一具体的语义,而且还能由此进一步辐射到其他义项。这就是说,在观念的反复作用下,数词的建构不应该是封闭的,它会成为一个开放和包容性的系统,数量的确定性模式和词汇语义的开放模式并不矛盾,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不竭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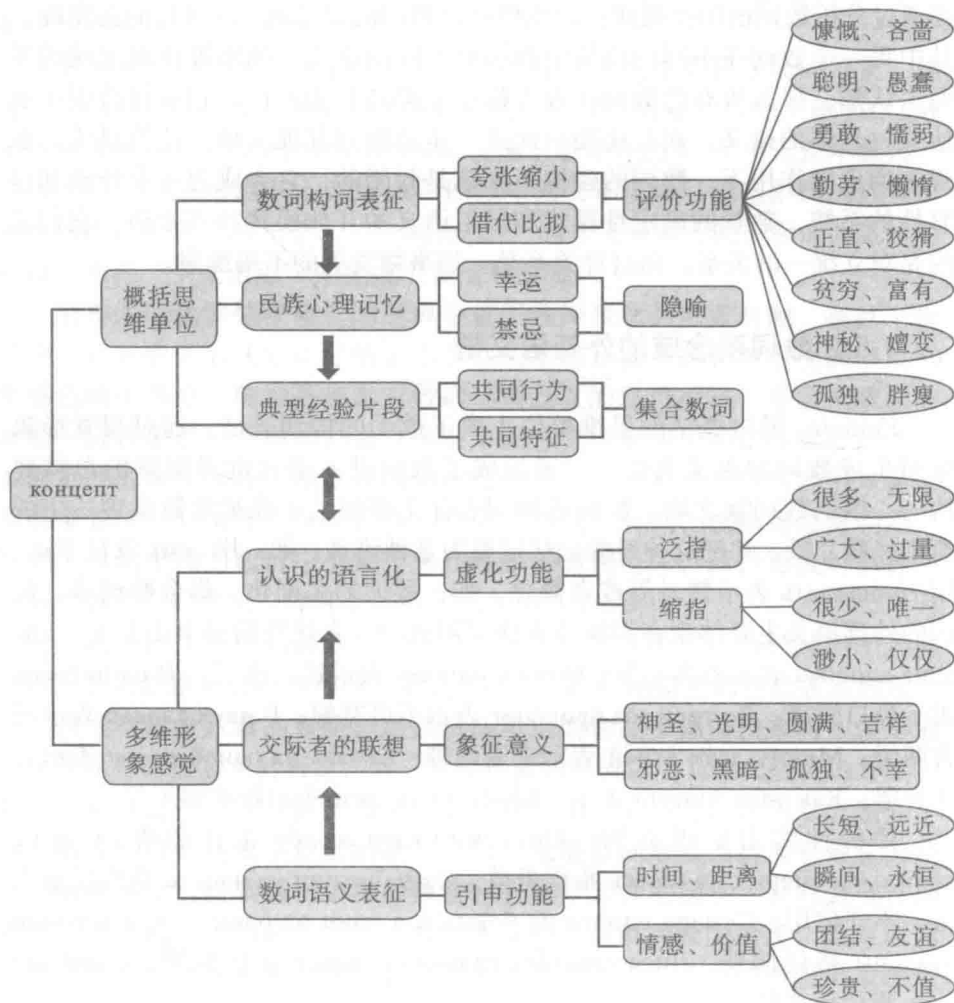
1.5.2 数词观念域的外延语义链

Концепт 通过概括的思维单位生成了数词的构词表征,通过视觉形象联想生成数词的语义表征,二者组成了数词进入语言世界图景的总体建构——俄语数词观念域。数词的构词表征主要凝结了在抽象数量表达中的典型经验片段,并把这种经验记忆定型为某种语义。如:用 семь 象征幸运,用 тринадцать 表示禁忌等或者概念,如:数词的名词化、集合数词等。数词的外延语义主要体现在词组或者固定用语中,表述性的引申语义如:Как одна копейка 表示不多不少;Одно к одному 表示接二连三;В один голос 表示异口同声;До трех раз прощают 表示不可宽恕;В двух словах 表示三言两语;Между двух огней 表示进退两难;Стоять на одной доске 表示并驾齐驱;Как одна минута 表示一瞬间;Один шаг 表示距离很近等。

评价性的引申语义如:(Он) семи пядей во лбу 指代聪明;Сам не дерусь, а семерых не боюсь 指代勇敢;Семь пятниц на неделе 指代反复无常,不守信用;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бояться, а один на один - все котомки отдадим 指代懦弱;Лиса семерых волков проведет 指代狡猾;Один как есть 指代孤独的人等。

数词的语义表征主要反映了由数量属性的联想而生成的多维形象感觉,它隐含着民族的思维特点并引申出三个层面的语用意义:一是由数量直接引申为某种语义,例如:Стоять одной ногой в могиле 这样的固定短语,由一只脚踏进棺材而直接引申出濒临死亡;二是由数量先引申出一个表示程度或方式的语义,然后再进一步引申出其他某种含义,例如:Один-два (да) и обчелся 表示很少,屈指可数;Оставлять в одной рубашке 则由少进一步引申为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三是同一数词固定短语隐含了多种语义,例如:

За семью печатями (замками), 它包括: 坚固、可靠、细心、缜密、隐藏和受到保护等。数词的抽象数量意义连同上述三种类型的派生语义一起组合而成的语义链, 形成了数词观念域的全部意象图示。



俄语数词观念域示意图

Концепт 作为多维形象感觉的概括, 它既反映了俄语数词在认知层面的数量抽象性, 也体现了数词在数量表达上的泛指和缩指。例如: Прослужил семь лет, заработал семь реп. (工作七年就挣了七个芜菁) 同一个数词在同一固定用语中体现了泛指和缩指两个相反对比的意义, семь лет (七年) 给人的多维感觉是漫长的劳动时间, 而 семь реп (七个芜菁) 在记忆的典型经验里却是非常便宜的蔬菜, 生成为概括的思维单位就是微不足